

# 融東西智慧貫古今絕學

## 幽默大師林語堂 (上)

● 汪清澄

林語堂是將英文 Humour 譯為目前通行「幽默」二字的第一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他是個學貫中西，著作等身，名滿天下的大師級人物，談到他的出生環境，求學成長經過，思想為人處世等，則知道的人並不多，要想有較多的認識，且待在下細細道來。

### 融匯東西人中龍鳳

美國西門斯學院圖書館學專家安德森，為他作了一份詳盡的著作年表，並寫了一段讚詞，由此可以先看出一個輪廓，這段讚詞是這麼說的：

「他一身融匯了東西的智慧，只要將他的著作讀上幾頁，誰也會覺得好像與高人雅士相接，智者的言談，親切有味。他的思想，合理中節，謙虛而寬容，開朗而

友善，熱情而明智，他的風度，氣質，古人所謂仁人，也難有比得過的。他的寫作著述，機智而優美，巧慧而閑適，不論涉及人生任何方面，無不如此。對於人生則因林見樹，由大識小，辨別輕重，洞悉本末。若要找一個詞兒來形容林語堂，似乎只有『學養』二字，可以概括，如果說他是文化人中的龍鳳，也應當之無愧。」

林語堂在一九七五年八十歲時，用英文寫了一篇自傳，談他的生平及思想，晚年追懷往事，信筆揮灑，仍是和讀者閑談的調調兒。他的寫法較為奇特，不像一般人先寫家世出身，而來個題目叫「一團矛盾」，現摘錄幾段如下：

「生平無書不讀，英文、中文、希臘文，及當代作家；宗教、政治、科學。愛讀紐約時代雜誌的時事問題專欄，及倫敦

時報的『第四社論』；還有一切在四周加了框的新聞，及科學醫藥新聞。」

「卑視一切統計學，認為統計學不是獲取真理真情可靠的方法。也卑視學術上的術語，認為那種術語只是缺乏妙悟真知的掩飾。一向不讀康德哲學，他說實在無法忍受。憎惡經濟學，但是喜愛海涅、司泰芬·李卡克 (Stephen Leacock) 和海烏德·布恩 (Heywood Brown)。很迷『米老鼠』和『唐老鴨』。」

### 順乎本性身在天堂

「與外交大使或庶民百姓同席共坐，全不在乎，只是忍受不了儀禮的拘束。決不存心給人任何的觀感。恨穿無尾禮服，穿上之後太像中國的西崽。不願把自己的照片發表出去，因為讀者對他的幻像是個

鬚髯飄動落落大方年長的東方哲人，不願破壞讀者心裏的這個幻像。」

「只要在一個人群中間能輕鬆自如，就喜愛那個人群，否則就離去。當年一聽陳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動，就參加了漢口的革命政府，充任外交部的秘書，做了四個月，棄政治而去，他體會出來自己是個草食動物，而不是肉食動物，自己善於治己，而不善於治人。曾經寫過：『對我自己而言，順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對妻子極其忠實，因為妻子允許他在床上抽菸。他說這是完美婚姻的特點。對自己的三個女兒極好。總以為他那些漂亮動人的女朋友，對他妻子比對他還親密。妻子對他表示佩服時，也不吝於自我讚美，但卻不肯在自己的書前寫『獻給吾妻』，那未免顯得過於公開了。」

「以道家老莊的門徒自許，但自稱在中國除蔣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齡之外，最為努力工作者，非他莫屬。他不耐靜立不動；若火車尚未進站，便在整個月臺上漫步。寧願走上三段樓梯，不願靜候電梯。」

### 喜愛革命不愛其人

「唯一的運動是逛大街，另有就是在

警察看不見時，在紐約中央公園的草地上躺著。」

「只要清醒不睡眠時，就抽菸不止，而且自己宣稱他的散文是由尼古丁構成的。他知道他的書上哪一頁尼古丁最濃。喝杯啤酒就頭暈，但自以為不能忘情於酒。」

「在一篇小品文裏，他把自己人生的理想這樣描寫：『此處果有可樂，我即別無所思。』」

「我要好友幾人，完全可以熟不拘禮，他們有些煩惱問題，皆能坦誠相告，還能說葷笑話，在說髒話和談哲學時坦白自然，他們必須各有癖好，對事物各有定見。這些人要各有其信念，但對我的信念同樣尊重。」

「我要一個好書齋，一個好菸斗，還有一個女人，她須要聰明解事，我要做事時，她能不干擾我，讓我安心做事。在我書齋之前，要修篋數竿，夏日要雨天，冬日要天氣晴朗，萬里一碧如海，就猶如我在北平時的冬天一樣。我要有自由能流露本色自然，無須乎做偽。」

「依照中國學者給自己書齋取個齋名的習慣，我稱我的書齋『有不為齋』。在一篇小品文裏我自己解釋說：『我厭惡費

體力的事，永遠不騎牆而坐；我不翻跟斗，體能上也罷，精神上也罷，政治上也罷。我甚至不知道怎麼樣趨時尚，看風頭。」

「我從來沒有寫過一行討當局喜歡，或是求取當局愛慕的文章。我也從來沒說過討哪個人喜歡的話，連那個想法壓根兒也沒有。」

「我一向喜愛革命，但一直不喜愛革命的人。」

### 不上天堂地球遭殃

「我從來沒有成功過，也沒有舒服過，也沒有自滿過。我從來沒有照照鏡子而不感覺到慚愧得渾身發麻。」

「我極厭惡小政客，不論在什麼機構，我都不屑於和他們爭鬥。我總是避之惟恐不及。因為我不喜歡他們的那副嘴臉。」

「我愛中國和中國人，其坦白真實，甚於所有的其他中國人。我對法西斯和獨裁政黨沒有好感，認為中國理想的流浪漢，才是最有身分的人，這種極端的個人主義者，才是獨裁的暴君最可怕的敵人，也是和他苦鬥到底的敵人。」

「在討論本國的政治時，我永遠不能

冷靜超然而不動情感，或是圓通機智八面玲瓏。我從來不擺出一副學者氣，永遠不兩膝發軟，永遠不裝做偽善狀。」

「我以為我像別人同樣有道德，我還以為上帝若愛我如我母親愛我的一半，他也不會把我送進地獄去。我這樣的人，若是不上天堂，這個地球不遭殃才怪。」

「我在『生活的藝術』一書裏說，理想的人並不是完美的人，而只是一個令人喜愛而通情達理的人，他也不過盡力做那麼樣的一個人罷了。」

「我一度自稱為『現實理想主義家』。又自稱自己是『熱心人冷眼看人生』的哲學家。我喜愛妙思古怪的作家，但也同樣喜愛平實貼切的理解。我感到興趣的是文學、漂亮的鄉下姑娘、地質學、原子、音樂、電子，以及各種科學新發明的小物品。」

「有朋友問道：『林語堂，你是誰？』我回答：『我也不知道他是誰，只有上帝知道。』又有一次，我回答說：『我只是一團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為樂。』」他喜愛矛盾。

### 三大因素影響一生

林語堂於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十日（陰曆八月二十二日）生於福建省南部沿海山區的龍溪縣坂仔村，父親是基督教長老會的牧師，有兄弟六人，姊姊二人，排行第五，譜名和樂，學名玉堂，字語堂。

一個成功的人，生活環境、家庭狀況、教育程度對他的影響最大，林語堂也不例外。

林語堂六歲啟蒙，受鄉村塾師及父親教導，讀些古書，習字作對聯等，十歲前往廈門鼓浪嶼，進入基督教會創辦的小學，其後因有教會補助的關係，順利進入廈門尋源書院，這是一所教會辦的舊制中學，到十七歲完成中學教育。

在這一段青少年時期，對他影響最大的，一是鄉村山地的生活環境，二是他遠遠見有理想的父親，三是嚴格的基督教家庭。

坂仔村在肥沃的山谷中，四周是山，本地人稱為東湖。雖然有急流激湍，但是水淺，不能行船，有的地方可用淺底的小舟。村的南面，遠遠望去，但見遠山綿互，無論天晴或下雨，都掩映於雲霧之間。北望嘉溪山矗立如鋸齒狀，危崖高懸，塞

天蔽日，冬季寒風自極狹窄的狗牙谷呼嘯而過，置身在這當中，人幾乎可與天帝相接。靠近東南敞亮處，有一帶橫嶺，早逝的大姐和哥哥就埋在那裏。

林語堂以是個農家的兒子而自詡，童年時居住的地方有山有水，過農家生活，與大自然有密切的接觸，令他的心思和嗜好都十分簡樸。這一點他看得極端重要，令他建樹了一種立身處世的超然觀點，而不至流為政治的、文藝的、學院的和其他種種式的騙子。

### 思想簡樸憎惡騙子

他的一生，從前所見的青山，兒時常在那裏撿拾石子的河邊，種種意象仍然依附在他的腦海中。它們使他看見文明生活、文藝生活和學院生活中的種種騙子而發笑。童年時這種與自然接近的經驗，是他一生智慧和道德強有力的後盾；一與社會中的偽善，和人情勢利互相比較，就令他大為輕視。

他認為如果有一些健全的觀念和簡樸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於閩南坂仔村的秀美山陵，他相信他仍然是用一個簡樸的農家子的眼睛，來觀看人生。那些青山，曾

使他遠離政治，真是其功不小啊！

如果他會愛真、愛美，那就是因為他愛那青山的緣故了。如果他能夠向著社會上一般士紳階級的孤立無助，依賴成性，和不誠實而微笑，也是因為那些青山。如果他能夠竊笑踞居高位的愚妄，和學院討論的笨拙，都是因為那些青山。

如果他自覺自己能和他的祖先，同信農村生活的美滿與簡樸，又如果他讀中國詩歌而得有本能的感應，又如果他憎惡各種形式的騙子，而信簡樸的生活與高尚的思想，總是因為那些青山的緣故。

林語堂之所以成為這樣一個人，也就是因此之故。他之所以這樣，都是仰賴於山。這也是人品的基調，他要享受他的自由，不願別人干涉他。他愛說話，就快人快語，沒興致時，就閉口不談。

### 頑皮淘氣妙計多多

在林語堂記憶中，他出生時父親已四十歲，是個自學努力成功，樂觀派的人，銳敏而熱心，富於想像，幽默詼諧。在那些長老會牧師中，是有名的極端的前進派。他父親的身體並不健壯，前額高，但與下巴很相配，鬍鬚下垂。他記得最清楚的

，是和朋友或同輩分的牧師在一起時，那種悠閑的笑聲。對孩子們和藹親切，但以一般年老的父母而論，也有幾分嚴厲。

林語堂小時候，既頑皮又愛發脾氣。他一聽到要挨一頓棍子時，臉就變得慘白，父親一見，手一鬆棍子就掉在地上了。他感覺父親的確很愛他。

晚上十時左右父親常吃點心，往往是豬肝細麵，常留下半碗叫他進去吃，感覺那碗麵的味道真是美極了。

有一次因為頑皮，家裏關上門，不許他回家，他往家裏扔石頭，母親不知道把他怎麼辦，他再三糾纏母親。忽然想出一個妙計，他知道二姐必須洗衣裳，二姐比他大五歲，是他的顧問也是玩伴，他就躺在泥水裏說：「現在你得給我洗衣裳了吧。」於是只好開門讓他回家。

在家時，女孩子洗衣煮飯，男孩子規定應當掃地，由井裏取水挑回家倒在缸裏，還要澆菜園子。水桶由繩子繫著放下井去取水，是有技巧的，他很快就學會了，發覺打水滿有趣，不過廚房裏用的那個水缸，能裝十二桶水，要裝滿水，感覺很累。

放暑假哥哥們回家了，每逢上課前先

打鈴，父親就是老師，教大家唸詩、唸經書、古文，還有教做對聯。父親輕鬆容易的把經典的意思講解出來，大家都佩服他。

### 肩膀肉瘤重擔滋味

父親的月薪很微薄，只有二十元左右，為了補貼家用，曾經到街上賣糖果，賣米給囚犯，挑竹筍到十多里遠的漳州去販賣，他的肩膀上有一個肉瘤，就是擔扁擔磨出來的。由於他深知肩挑重擔的滋味，常常告訴兒女一些故事，尤其是受傭於一個沒有慈悲心的雇主的經驗，好作為後生小子務須行善的教訓。因為這一緣故，父親對於窮人常表同情。

他父親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記得有一次差一點和一個稅官打起來。那個稅官領有執照，得在每五天一次的集鎮上，由他自己斟酌決定收取捐稅。有一個柴夫，費了三天時間，砍柴後烘燻成炭，由山中運到集上賣。每捆賣兩百銅錢，而稅官每捆炭要他納一百二十銅錢的稅。他父親正巧在旁經過，看見稅官欺負窮人，上前干涉，人群圍起來。最後稅官自知過分，表示尊重他父親長者的地位，答應減

低捐稅。

### 眼光遠大送進大學

由於他父親是牧師的關係，對於西洋的一切東西接觸較多，時逢滿清末葉，政府腐化，對日本作戰慘敗，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給日本等的刺激，很贊成光緒皇帝的維新改革，認為必須學習西方的科學

，國家才能強盛，因而決心要他的幾個兒子個個讀英文和受西洋教育。可是，一個牧師那有這個能力呢？

林語堂記得他父親在別無辦法可想時，淚流滿面，最後變賣了在漳州的一座小房子，籌得最低額的學費，以供給他哥哥進入上海的聖約翰大學。在當時，送一個

兒子到上海去讀大學，是閩南一帶的人罕見的大事。

林語堂認為是他父親有遠大的眼光和極熱的心腸，又因教會的關係領得一個學額。後來他的哥哥幫助他，他又轉而幫助他的弟弟，使他們兄弟幾人都受了大學教育。

林語堂的父親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教訓他們兄弟姊妹不許吵架，每個人都要「友好和善」。他父親最好的德性是極愛他的教友，愛教友並不是對上帝應盡的責任，而是真心真情的愛他們。他的父母親有一個相同的習慣，雖然村裏有較高的地位，但從不曉得擺架子，他們常和農人及樵夫很開心的閑談，並邀請到家裏喝茶，或

吃中飯，完全是友善平等的原則交往，因為他們自己也是窮人家出身的。

林語堂認為他父親當牧師的工作，很有意義，不特是講壇上的宣教人，而且是村民爭執的排難解紛者，也是民刑訟事中的律師，也是村民家庭生活大小事務的幫忙人。最喜歡為人做媒，尤其是使鰥夫寡婦成婚，如果不是在本村禮拜堂中，遠在百里之外的教堂也不嫌路遠前去。

在坂仔村鄰近的西溪派來了一位胸襟開闊、眼光遠大、通情達理，又多才多藝的好牧師，名叫范禮文 (Rev. W. L. Warshus)，由這位牧師的影響才最初接觸到所謂「新學」。從此種下了追求新知識的決心。(未完待續)

聖文

少年

年

行

全一冊

曹志源教授 著

定價新台幣一八〇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曾獲台北市政府聘請學者作家評審推荐為激勵上進啓發愛國情操有益身心的良好讀物。作者以優美文藝筆調，對多年來社會動亂，國家災難，戰時年幼從軍，軍中生活趣事，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要目有：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附錄：金沙坡之憶、祖國的名喚、世界粗話大觀、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老少各界咸宜。三十二開本，二百五十頁，十餘萬言，現已出版歡迎購閱，定價新台幣一八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